

● 王乃飞 著

走向辉煌

当代文学丛书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当代文学丛书

● 王乃飞 著

走向辉煌

花山文艺出版社 · 一九九一年 · 石家庄

(冀)新登字003号

当代文学丛书

走向辉煌

王乃飞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875印张 182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

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,000 定价: 4.50元

ISBN 7-80505-571-8/I·528

目 录

走向辉煌·····	(1)
红薯井·····	(43)
不惑之年·····	(93)
漂流瓶·····	(133)
误入前途·····	(192)
生活写照·····	(224)
杜鹃·····	(257)

走向辉煌

满眼宽广浑厚，是流淌的沙？是翻滚的浪？是逶迤的山？是起伏的壑？模模糊糊，一条隐隐约约的痕迹，是流逝的河？是原始的路？是荒原的皱褶？是前人遗留的脚步？说不清楚。深远处，一个朦胧的影子，是人？是骆驼？是树？是日影？还是天与地的连接处？……

满屋劣质香烟的烟雾，越加烘托了这幅蛮荒、悲凉和壮阔的《无题》。

乙库坐在一个粗糙的包装箱上。箱的一角，放着一碗不见一丝热气的水泡方便面。方便面的包装袋里，塞满了烟灰和烟蒂，一团一簇的烟雾，仍源源不断从乙库的口中、鼻孔里向外拥出。

淹没在烟雾中的面孔，铁青而沉郁。两只充血的眼睛，仿佛要把面前的画幅烧灼，更象两把锥子，穿透胸中的愤懑，穿透眼前的迷茫把人生穿两个窟窿。

他浑身猛地一抖，吐掉烧灼嘴唇的烟蒂，陡地站起身，仰面屋顶，眼泪如同泉涌……突然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浑身抖动。他想起了弥盖朗其罗为绘制西施庭教堂的天顶画与大壁画，连续五年仰卧在三十尺高的台架上，头与脚翘起来，蜷着背作画，留下了著名的自咏诗：

我的胡子向着天，
我的头颅弯向着肩，
胸部象头象，
画笔上滴下的颜色，
在我的脸上形成富丽的图案。
腰缩向腹部的地位，
臀部变成秤星，压平我全身的重量。
我再也看不清楚了，
走路也徒然摸索几步。
我皮肉在全身拉长了，
在后背缩短了，
仿佛是一张srrie的弓。

西施庭工程完工之后，弥盖朗其罗的眼睛几个月内不能平视。即使读一封信，也必须作仰视状，五年的仰卧作画，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。他是大艺术家，甘以生命的枯竭，换

取不朽的名画。

“乙库，你能吗？你能吗？！”

他紧握双拳，在头顶愤怒的挥动，真想把天戳个窟窿。

他狂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驱赶着他的思维，必须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嘎叭！”

他徒手掀开了刚刚垫在屁股下边的包装箱，里面满是镶好的画框。

他的动作变得轻柔了。他小心翼翼地 from 里面抽出一幅，靠在光线充足的一面墙上：这是一幅题名《劲》的画。

一棵扭曲的古柏，孤零零的站在画布上，挑逗着乙库的烦躁情绪。每当他在画面中不能很好的宣泄自己的感情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阴沉的憋躁，总想对周围的一切发脾气。

为了缓解这种压抑，他背上画夹，到野外去寻找刺激。他百无聊赖的在旷野游荡了大半天，刚刚还是耀眼的烈日，突然隐了去。骤然间，狂风大作，阴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他的身心受到强烈的震动。

在一道闪电裂开长空的瞬间，乙库终于找到了要找的感觉，迅速打开画夹，飞速涂抹那万马奔腾般的乌云翻卷的天空，那雷声，那闪电，象恶魔手中挥舞的皮鞭，在狂奔的马群中抽来甩去。随着天空的压低，古柏的躯干被死死的扭裹在汹涌的乌云中，与闪电神交，变成一根蓝色的擎天柱。轰轰的雷声，象发疯的大力神，拼命的撼动古柏，古柏却面带微笑，巍然不动。缠绕在古柏腰间的乌云，如滚滚浓烟，掩

映着它坚挺的躯干，那若隐若现的苍劲，越加真切，凝重。

乙库一口气把这个画面涂抹得淋漓尽致，随着暴风雨的来临，飞快合上画夹，在风雨中狂奔。

回到家里，已是晚上八点。作画时的高思维活动过后，又加上一路的体力拼搏，他已精疲力尽，把画夹往墙根一靠，几把撕扯下全身湿透的衣裤鞋袜，一头扎在床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

朦胧中，仿佛有人敲门，乙库不予理睬，他只想摊开胳膊腿好好睡觉，任谁也不想见。

是真的睡着了，还是在梦中？只觉得母亲来到他的身边。给他端来一碗姜糖水，一勺一勺往他嘴里喂。身边仿佛有一团火，火苗一燎一燎烤着他的背。他下意识地把身上的被子踢开，踢腾了几下，踢不下去，只得放弃了这种努力。

不一会儿，他感觉全身有许多虫子在爬，心一惊，睁开眼睛。一时不知身居何处，一下坐起来：

“哎，刚发汗，别动！”

一声焦急的惊呼，传入乙库的耳鼓。他这才看见自己上身一丝不挂的裸露出来，汗珠一个挨一个往下滚，慌慌地钻进被窝里。

俏梅给他压紧被角，从他身边走开，轻轻地把地上的衣裤鞋袜拣进脸盆里。原来靠墙放着的画夹，已经打开凉在工作台上，他吃惊地问：

“俏梅，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俏梅脸一红：

“进来一会儿了，八点半我来过一次，敲门敲不开，我

以为你还没回来。回家后，心里怎么也放不下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会在哪里？我又带上姜糖和感冒冲剂，回到这里，我就知道你回来准成个落汤鸡。你忘了这把钥匙还是你给我的。幸亏今天派上用场，不然，你烧成这样，不送医院抢救才怪呢？”

俏梅轻描淡写的说着，乙库的心里激起强烈的波澜。有什么比一个男子得到一个女子的赤诚之心更令人感动呢？乙库总以为俏梅之于他，说爱，爱的渺茫，说不爱，又追求得执着。很是让他捉摸不定，不得最后主意。今天，他终于真切地感觉到了俏梅对他的一腔真情。他第一次定定地注视着俏梅那一汪清水般的眼睛。从她被雨水淋湿的发梢，一直到她被雨水、泥点溅满的雨鞋、裤角，俏梅被他盯的手脚都不知放那儿好了。

突然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，重重地推了他一下，他的心猛地与俏梅靠近了。就从这一刻起，俏梅在他心目中的印象，一下变得真切、亲近、善良、温情、甜怡。一个如此出色的女子近在咫尺：

“俏梅……”

他的声音激动的颤抖：

“你离我近点。”

他向她伸出了双臂。

“看你，小心着凉，把手放回去。”

俏梅飞速地瞟他一眼，看他异乎往常的表情，眼泪刷刷地流下来，冲动地扑向乙库，把头埋进被子里。

隔着被子，乙库都能感觉出俏梅的心跳，一个二十六岁

的处男的野性，被唤醒了。他猛地撩开被子，把俏梅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这才意识到他一丝不挂的裸露着躯体。不过，已经晚了。俏梅的身上也失去了衣服，两个火炭样的躯体，绞在了一起……

此时此刻，乙库呆呆的站在画前，象一只饿狼，不，象一个精神乞丐，实际上，在物质上他也接近一个乞丐了。整个的他，象一只抽底倒空的口袋。空的他没着没落，空的他无所适从，使他不情愿，又不自觉的回想以前的生活。

勾儿曾找过乙库，

“喂，哥们儿，赚点钱怎么样？”

勾儿一如既往的大大咧咧，到哪都如入无人之境：

“喂，颜色虫，停停再画。你到左邻右舍家看看，人家谁不是这个化，那个化。你再看看你这个家，除了老丈人赠送俏梅的这套行头，就多了几本书，不寒酸呀？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乙库这才从画布前挪开，坐在勾儿对面。

“有办法呀。你手中的画笔就是勾钱的勾儿。”

乙库见勾儿思钱心切，把在学校不准同学们喊他“勾儿”的忌讳都忘了，不禁“扑哧”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！在学校你们嫌我爱沾小便宜给我起诨号‘勾儿’。那还不是被穷逼的？现在能勾钱就是能耐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。你说干不干？”

乙库看着勾儿不象是开玩笑，他也认真了：

“你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吧？”

“不是帮忙，是加入。咱们俩、或者再拉上一个，组成一个工艺美术公司。你当经理管业务，我搞外交拉关系，另一个管内勤，不出一年，包你变成万元户。”

他听勾儿说的玄乎，一脸的迷迷糊糊。

“我就知道你这呆子一窍不通。明讲了吧。不想担风险，咱们就停薪留职，走乡串户揽活干。你知道农村画一个映壁多少钱？50~100元，看户主财力而定。就你这两把刷子，一天抹它10个8个不成问题。你知道画一个龙凤棺材多少钱？100~200元，这死人的钱挣的更容易。你知道画一个门楼顶板多少钱？100元左右，这些对你都是轻而易举。你只管干现成活，不用费任何口舌，每天吃住准伺候的你舒舒服服的不亚于在市里。这叫扳倒树抓鸟窝——来现的。怎么样？”

勾儿说得满脸喜气。

乙库真的听呆了。艺术在他的心目中，神圣的象他妻子的童贞。他所崇拜的画家是弥盖朗其罗，达·芬奇、梵高……他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是艺术殿堂里一颗耀眼的新星。他一直把生活的享受置之度外，他一丝不苟的作画，一笔一画地苦练基本功，他矢志不渝追求的是在绘画艺术上的炉火纯青。

他从来也没想到过用手中的笔去粗制滥造的哄钱花。更别说到去唬弄农村那些真诚可爱的老百姓。

乙库把头摇成了拨郎鼓：

“不行、不行。这样是可以挣钱。可它不是我追求的艺术境界。我不怕费力气，是怕臭了我手中的画笔。”

勾儿一听就急了：

“我就知道你放不下臭架子，死要面皮！”

“哎，还真不是。我并不是为自己感到丢丑，而是为高尚、圣洁的艺术被亵渎抱屈。艺术家和工匠，就差这一步距离。”

勾儿火了：

“就你尿得高。你睁开眼看看，这是个金钱万能的世界。就你这一付穷酸迂腐的榆木疙瘩，当不了艺术家，还得把孩子老婆当了。”

说完，甩手走了。

乙库不信邪，继续作他的画。

说来也怪。乙库从小就喜欢涂涂抹抹的到处乱画。一岁半以前，一看到鲜艳的色彩，就高兴的手舞足蹈。甚至严重到妈妈穿上花花衣服，他就让妈妈抱。一穿旧衣服，他宁可让穿着新鲜的阿姨抱。

乙库两岁生日，老爷送他一只熊猫外形的圆珠笔，他每时每刻都带在身上。晚上睡觉也紧紧地握在手中，直到睡熟了，妈妈才敢把笔从他的手里抽出去。

他之所以如此酷爱这只笔，是可以用它到处画画。至于画出的图象是鸭鸭，是鱼，是狗狗，是猫咪，那全是根据他当时的想象画出来的。

开始，爸爸妈妈扔给他几张废纸，任凭他去画，乐得不用管他。随着他欲望的增高，几张废纸再也不够用了。他睁大一双小眼睛，到处寻找画画的地方。一时间，床单上，衣

服上，地上，墙上，甚至他的胳膊腿上，肚子上……所有能画上圆珠笔道的地方，通通打上了他的印记。爸爸看了哈哈大笑，妈妈看了，一把揪住乙库，抡圆了巴掌打屁股。

乙库最不能容忍的是，妈妈狠心的夺去了他的圆珠笔。他跟妈妈记了仇，三天不跟她说话。这一壮举可够空前绝后的，妈妈吓坏了。不仅还了他圆珠笔，还买来好几本幼儿画册，一大兜好吃的东西，他这才破涕为笑，躲到爸爸屁股后边喊了一声妈妈，把妈妈的鼻涕眼泪都喊出来了。

上初中时，乙库的美术作品参加了中原市中学生画展，获得一等奖。美术老师一直向他灌输成名成家的思想。

高中毕业，乙库打定主意报考中央美院。不料爸爸突然出了工伤，下肢瘫痪。为了生活，乙库不得不中途辍学。到爸爸的工厂里当一名小徒工，挣钱补贴家用。

好在乙库的美术才能，早被爸爸在工厂吹的山响。不久，他就被厂工会抽去搞宣传。

是什么虫钻什么木头。乙库每次出板报，出简报，都尽可能搞的图文并茂，好多枯燥无味的厂规厂纪、政治条文，都被他用图画点缀的活了起来。有些文化低的老师傅记不住文章、简报的标题，只说是画着小燕子的那一张，画着一个拿扳手的老工人那一条，弄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。

乙库并不满足于此。他一直牢记美术老师的嘱咐，刻苦地进行正规的基础训练。直到有一天，原来的美术老师告诉他，老师的水平，已经不能再辅导他了。把他推荐给群艺馆一个全国驰名的老画家。

乙库象一个渴极的人又见一眼甘泉，一头扎进去了。经

过一年的炼狱，老画家对乙库的习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他精心在乙库的一百三十幅作品中选出七幅，下巴上的胡须一抖一抖的：

“你一定要精心的画，下死力的画，再画出三幅力作，凑足十件，参加全市青年画展。”

临走，老画家第一次把乙库送出门外，用一只温厚的大手，重重地拍着他削瘦的肩膀：

“年青人，画吧，画吧，绘画是一项高尚的苦役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精神自焚。你就这样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吧，你会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画家。”

乙库的血液，一下象烧沸的水，在全身蒸腾，手脚都有些冰凉了。为了这些习作，他付出了什么样的辛劳呵！

父亲的腿，垮了。母亲的精神，垮了。乙库一进家，先帮父亲翻身，撤换污秽的被褥，再帮母亲干完家务，才能钻进他的小屋，把他所剩无几的余热无限放大，捐献给他崇拜的艺术。他为了跻身于艺术殿堂，发了狠，发了狂。

邻居和师傅都怀疑乙库是否有病？他面黄肌瘦，衣冠不整，又不时背一个破画夹子到外面荡游。乙库自己也感觉出他分离成三个人，一个人在工厂认真工作；一个人在家里帮母亲机械式操作；一个人返朴归真，贪婪地在大自然中与艺术女神野合同乐。

母亲担心他得了魔症。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。尽管乙库的四肢在家里准确无误的劳动，可他的眼神根本不在上面，即使父母跟他说话，他也能正常作答，可那神情总象在欣赏别的什么，就难免怪兮兮的了。吃饭时，他会把饭菜

喂了鼻孔。上衣的钮扣赶上、错下是常有的事情。两只鞋他也能穿的不分反正……所有这些反常现象，集中在母亲眼里，变成了恐惧：

“他爸，我看这孩子完了。我们作了什么孽，你成了这样，儿子又成了那样，这往后的日子我可怎么过呀？！”

在母亲嚎啕大哭中，父亲一声不吭，只有两汪老泪掷地有声：

“他妈，别怕。我看这孩子很清醒。生长在咱们这种家庭的孩子，没一点志气，没一点骨气，没一点不怕苦、不怕死的精神，干不成事，长不成成人。我看他是在奔一项事业，也实在难为了孩子了。上天开眼，让我们的儿子能够成功！”

父亲双手合十，虔诚的举向高空，老泪纵横。知子莫如父，乙库深深的为无腿老父的理解感动。

他有什么办法呢？八小时工作时间，丝毫不能耽搁。余下的时间有限，干家务，读书，还要挤时间到外面写生。吃不好，睡得少，加上心中的理想在燃烧，自然会变得人不人，鬼不鬼了。

乙库又小心翼翼地从包装箱中取出了他的自画像。倾注上满眼的怜惜。他把它放在《劲》的旁边，然后席地而坐在画像的对面。

一个艺术家，尽管他欣赏美，创造美，但属于他的东西并不全是美的享受。更多的是忧郁。乙库一直想把他这种苦苦求索的忧郁情态再现到纸上，固定下来，时刻提醒自己：

艺术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，来不得半点虚伪，每作一幅画，都要精雕细琢，甚至要把自己的血肉凝进去。

乙库每天对着镜子里的他，刻画到深夜。客观地讲，他的脸谱还是很有个性的。宽阔的前庭，象一块生动的平原，他想象着有一个艺术的小精灵，不舍昼夜的在上面犁耨锄耙的辛勤劳作。插入鬓角的剑眉，象两排蓬蓬勃勃的小松树，刚直不阿。两只细长的眼睛，象两条沉寂的河，里面有历史的沉淀和现实的幽波。坚挺的鼻子，象一道山梁，经受着一年四季的变幻莫测。平直的嘴角，充斥着自信和刚毅，整个面庞给人一种沉思冥想的感觉。

乙库真的沉思起来，确实有超然物外的能耐。俏梅那一次在他的背后站了很久，他也没有察觉。俏梅为他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：

“那时候的你，灵魂已经出壳，也许正遨游在艺术王国，只留在地面一具躯壳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俏梅有些感伤。大概是感伤她不能象艺术本身对乙库有那么大的诱惑。

原因并不全在于此。乙库在俏梅跟前，总摆不正一个男子汉的架式。心理上，总藏着一个怯懦。他深为此懊恼，甚至一个人在黑影里骂娘。他曾不厌其烦的寻找原因，找来找去，许是在乙库处于无奈的情况下，是俏梅帮助他脱离了困境？尽管他在感情上对俏梅千恩万谢，但在人格上，总感到卑微。本来他可以靠着自己的才能，开辟自己的生活，却让一个女子承担了他的救世主的角色。

当然，他有强化自我的一面，那是他沉醉在创作里的时

候，唯此时，俏梅才被他自然而然的冷落。她只好默默的站在一旁，看他时而挥毫作画，时而耸眉凝睇，时而哼几声流行歌曲，显得自信而惬意。

每当俏梅碰上这种时候，倒也颇有耐心的观察等待，有时还会悄然离去。乙库挥洒过后，冷静下来，很有些过意不去。便给俏梅打电话道歉，俏梅反倒安慰他：

“不用解释，我理解你。是我怕影响你的创作情绪。”

他的心里热乎乎的，仔细想来，倒觉冷淡了俏梅。很对她不起。

市青年画展，出奇的成功。乙库的十幅画在全市引起轰动。被老画家邀请来观展的几位全国知名画家，盛赞他那幽静中蕴藏着激越躁动的雄劲的画风。老画家得意之际，主动提出把乙库调入群艺馆，改变他的创作环境。

乙库当然喜出望外，每日里翘首以待。

事情似乎有了眉目。群艺馆要，单位放，就差文化局管人事的局长点头了。可他偏偏不点头。说乙库不是干部，不能调动。老画家不知就里，据理力争，也毫无作用。

乙库去找勾儿。

眨眼四个盘上桌，一瓶没有商标的酒放在桌上：

“说吧，又遇上什么倒霉事儿？”

勾儿一边说，一边用牙咬开瓶盖，一瓶劣质酒一分为二，倒进各自面前的茶杯。

乙库一五一十的把他往群艺馆调动的事说了一遍。勾儿猛喝一口酒，在嘴里叭嗒半天，两只眼开始往一起眯，他又要骂人了。果然：